

集枝疏雨風

張小憐



丹若輕唇
心之有
一梅
點花
到
星
時
為語
雨
心
部
波
者
梅
疏
枝
河
作



作者像

序

于 敏

文如其人，这话不错。反过来，也可说人如其文。这意思是说，作者不可能不通过艺术形象来表达其理想、愿望、爱憎、是非等等。这些主观因素固然是愈随蔽愈好，但是作者的态度和音调，倾向和判断，都必然昭昭于字里行间。我读了张小悱的创作集，颇受感染。作者的爱国主义情怀，他的国际主义理想，他的正义感和坚毅精神，他对于底层老百姓的爱戴，都跃然于纸上。性格化了的作品主人公在倾诉着我们时代最可宝贵的心声。

小悱同志一生勤奋，也一生坎坷。50年代初，电影局的艺术处设在西城的花园饭店。（这是一处旧旅舍，因院中有山石和花卉，故名。）我常常于夜间走过一处办公室的窗下，室内灯先莹莹。这是张小悱，他正在埋头学习和写作。几乎是天天如此，月月如此，年

年如此。我一次也没有去打扰他，我知道他公余之暇的这点时间是多么宝贵。这正是他风华正茂的时期。他的勤勉从公，诚恳待人，俭朴自奉，孜孜好学，自始就给我很好的印象。

收在本集中的有一部话剧剧本《詹天佑》，有三部电影剧本《啊，故乡》、《花街》和《女人的性格》，另有小说《喜鹊》。似乎人世的机缘总要避开小悼，他的话剧剧本未能上舞台，电影剧本也未登上银幕，实在是不幸的。而今得以出版，公之于世，实在是不幸中的大幸，可以告慰逝者于万一了。

凡有近代史知识的，凡游八达岭的，凡搭京张路火车过青龙桥的，都会知道詹天佑。他是我国第一代留洋的工程技术专家。他有理想，有抱负，有创造智慧，有苦干精神，不媚上，不崇洋，好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。我被创作者带到詹天佑的时代——腐朽没落、奢侈淫靡、丧权辱国的清朝末年，也带到他所处的环境——一边是大臣弄权债事，因循推诿，营私舞弊，惧洋崇洋，一边是爱国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不畏强暴，敢于创造，舍生忘死的实干和苦干。

“……20多年前，在美国的时候，我们相约回国以后，各尽自己的所学，报效国家，做一番事业……可是这20多年，我们看到多少令人痛心的事。列强进逼，国无宁日。拿铁路来说，甲午战后，英、俄、法、德、日、美各国明争暗斗，你抢我夺，侵我路权，形

同割据……乘机掠夺我修路权、经营权、用人权、沿路矿山开发权，无所不用其极。真是百孔千疮，国家多难。正是这个时候，我们要喊，要争，要奋发，要自强，这责任舍我其谁。”这就是詹天佑的抱负。

“你来看，看看我们的工程。这是青龙桥，那是八达岭。那边，是居庸关。在这群山之间就要有一条铁路，通过居庸关，爬上青龙桥，通过八达岭，跨过怀河，沿着单河，从北京城一直修到塞北的张家口。多宽阔的天地！多壮丽的山河！天地，万物，我们是你们的主宰，我们是这山河的主人，我们是中国的主人！”这就是詹天佑的理想。

不幸詹天佑生不逢时。一层层压在他头上的那些大人和大人只舍逢迎洋人，侵吞公款，酒色自娱，制造障碍。“……这些年来，我老觉得像是在一条夹道里走路，这边是墙，那边也是墙，中间一条道非常仄，非常仄。有时候，这两堵墙压得我喘不上气来。奇怪，我所想的常常跟周围大人先生们不一样，我说的话也常常是他们不爱听的。……我就在这条夹道里走，走。我想飞，我相信飞是从走起头的。没有一步一步的走，哪来的龙腾虎跃。可是走出去又是多么不容易啊！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，那是何等的先景，何等的天地啊！”这就是詹天佑内心深处的痛苦，也是那时代，以及后来很久的时期，一切志士仁人的痛苦。压在詹天佑们的头上的不是墙，而是大山，是经过几代人的浴

血苦斗才推倒的大山。即使在今天，当金黄色迷了人们的眼目，有多少忠贞为国之士仍然走在夹墙之中，难于大展身手？我不清楚。小泽同志是否深憾于心，慨乎言之，以警世人？我也不清楚。

作者多侧面地刻画了唐天佑，给了我们一个立体的艺术形象。主人公周围的人物，通力合作者和设置障碍者，也都生气灌注。不能说剧本已经完美无缺，但是它达到了应有的创作水平。我很希望出版之后，有明眼人和有心人，拿剧本来研究、加工，推上舞台，这比演帝王与后妃，尼姑与和尚，刀客与枪手，洋腔洋调的哥儿姐儿，其意义不知要高出多少倍。

在半个世纪的悠长而艰苦的岁月中，有一对白求恩式的美国夫妇在中国安家落户。凡是第一次看见他们的，都不能不惊奇和由衷地敬佩。他们没有洋气，更没有官气，有的只是中国老百姓气。他们身穿蓝布棉袄，手捧大碗，蹲在墙跟，唏哩呼噜吃面条儿。丈夫原是牧场主，他不在世界首富的祖国坐享清福，却不远万里，来到大战正酣，胜负未分的中国，来到延安，决意帮助我们发展畜牧业，没白没黑地和奶牛和牛草牛粪打交道。他自己还不算，还向一位美丽活跃的美国姑娘招手，招引她放弃了博士学位的论文，也来到延安的土窑洞里，按中国的习俗结了婚。没有盛大的婚宴，没有绅士淑女的翩翩起舞，只有同志们畅怀的欢笑，有陕北的大红枣，为他们奏乐的则是远处的枪

炮声。他们就是人们熟知的阳早和寒春。多么好的中国名字！在绿满山川，百花竞芬，清风习习的春天，一轮早阳喷薄涌出于地平线上，这是何等壮观美丽的景象。中国也已经成了两夫妻的祖国，他们的命运已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，也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命运紧相联系。

这是纯粹的人，高尚的人。艺术可以忽略他们，忘记他们么？否！小烽同志的《啊，故乡》正是热情地讴歌了他们。

文艺界人士常说以情动人。什么情？从怎样的心灵中迸发出来的这情？情有没有纯洁高尚和庸俗卑下之分？艺术家拿什么情去动人，动什么人？脑满肠肥的人不欣赏高山流水，胼手胝足的人也不欣赏艳曲淫词。《啊，故乡》着重地描写了情……人与人的情和人与牛的情。情和爱是不可分的，所以文艺界的人士也常常说爱，而且有些人还把这爱说成是人性的最高显现。这是天上的音乐，草木之人很难理解。《啊，故乡》里也写了爱，不过不是哥儿姐儿芳心荡漾，玉体横陈，叽叽呱呱，死呀活呀的那种爱，而是为中国大地，为中国老百姓无私奉献的爱。

阳早和寒春在作品里化名为罗迪·汉威和白娣·康娜。作品的主要事迹当然来自原型人物，但是不能不有必要的艺术处理和加工。在读《啊，故乡》时，深深打动了我的是罗迪和白娣的深情和厚爱。他们钟

情于陕北大地，这土地正被战火烧焦。他们钟情于拿枪的和拿锄把的人，这些人在殊死搏斗，为着人生最美好的理想。他们钟情于新型的同志关系，其中正孕育着新型的国家 and 新型的世界。他们热爱延安的牧场，热爱乳牛，因为在那艰难的岁月，牛奶可以为舍生忘死、日夕劳作的人补充一些营养。牧畜业是科学，而当这科学和崇高的情爱相结合时，科学就成为神圣的事业。罗迪能够随口背出牧场所有奶牛的“履历”，因之被称为“活牛卡”。“2028。高产母牛。最高日产52.25公斤。1964年3月28日生。‘黑旋风’是它姥姥。”在这里，牛被人格化了。在这里，人和牛合为一体了。

十年动乱期间，“造反派”砸烂了北京西郊的农场，要罗迪和白娣移到专家楼，享受洋专家的待遇。罗迪说：“我们家乡有句俗话，脚上沾了牛屎，你就别想甩掉它。我是踩着牛屎长大的，我离不开牛，离不开农场。”当一个意大利记者要访问他们，并说美国政府要把护照发还他们，要他们就当前的处境发表一点看法时，罗迪气得涨红了脸。“别想从我们的嘴里掏什么东西！把我们当成舍打滚，舍转磨磨的小白鼠，他们瞧着乐么？告诉他，我不见，叫他趁早夹着尾巴跟魔鬼亲嘴去吧。”这是何等的骨气！而这一个为中国服务，在中国遭到厄运的美国人。我不禁想到今天我们同胞中那些软骨病患者，包括某些牧民者在内，向美

元顶礼膜拜的可怜可悲可恨相。

这一对美国夫妇是科学家，也是劳动者，是战士。当罗迪在亲手刨木板时，一位将军来看他。（他们是在陕北大战时相识的。）将军告诉他，两夫妻写的信周总理已经看到了，称赞他们关于畜牧工作的建议，特地派他专程来看望他们。罗迪眼睛里转动着晶莹的泪花，从畦边抓起一把土，细土从他的指缝往下洒着。“看！这是中国的土，我大半辈子跟它打交道。我的事业在这里，我的信念在这里，我的根在这里，我……”啊，根！这是真正中国的根。可叹我们同胞中某种时髦人儿，前几年狂热地寻根，寻来寻去寻到天外去了。

罗迪夫妇的深情厚爱和中国的土，和中国的人，和中国的命运合为一体了。中国也已经成了他们的祖国。他们爱美国人民，爱中国人民，爱世界人民，唯独不爱那些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中的生物。“年轻的时候我常想，当我老了的时候，一定有一个中国孩子来问我，什么时候你最感到幸福。我会告诉他，当我回忆起延安的日子，战争的日子，回忆起我们和中国同志一起艰苦创业的日子，我觉得人是高贵的，人的灵魂是美丽的，我就是幸福的。”亲爱的读者听着，这就是一个中国化了的美国人的幸福观。这样的幸福观一定会使贪夫廉、懦夫立，而勇士则更勇往直前。

刊于1984年4月《电影创作》上的《啊，故乡》

摊开在我的眼前，我不免思忖。我国 90 年的银幕上，除了《白求恩》，还没有第二个这样可爱的艺术形象。所以我也衷心希望，有明眼人和有心人，勇于挑起担子，使纸面的电影化为银幕的电影。

《花渐》（根据刘绍棠同名小说改编）写得清丽可喜。地方背景是京东的大运河。时代背景是“一二·九”前后，从日本策划成立伪冀东自治政府，到抗日游击战的兴起。剧情则是一个丧妻的渔民，一个守寡的渔妇和一个颠沛流离的农村姑娘之间的高合悲欢。正如剧本的题词所云：在底层的人，在苦难中挣扎的人，总有一段像是走不完的铺满野花和荆棘之路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如涸辙之鲋，相濡以沫……他们未曾相庇于江湖。

最好让作品本身来说明自己。这样说来，以上的笔墨都可说是多余的。积习未改，允许我拖一条尾巴。作家选择什么作为自己的劳动对象，如果没有外力干扰，看来是完全自由的。究其实际，这自由首先受他自己思想感情的制约。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宁愿歌唱自己渺小的心灵，以为这是整个宇宙，却不肯睁眼看看风起云涌的大千世界。又有的人宁愿盯住蛮荒的角落，倒腾陈芝麻烂谷子，却吹捧为划时代的创新。等而下者，则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娱乐需要为名，大肆展览皇妃和帝王，痞子和瘪三，刀客和娼妓，道士和尼姑，等等不一，把电影艺术引入泥淖。小樵同志不赶

时髦，不怕冷落，始终秉持艺术的社会功用，艺术的现实主义，艺术的审美作用，不因蹉跎而泯灭自己的艺术真心，这在我们的时代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性格。为纪念这位与世长辞的老友，我不揣浅陋，为他的遗著写这一篇序文。

1996年12月2日

目 录

序	于 敏 (1)
詹天佑	五幕八场话剧 (1)
啊，故乡	电影文学剧本 (109)
花 街	电影文学剧本 (根据刘绍棠同名小说改编) (199)
女人的性格	电影文学剧本 (277)
喜 鹊	中篇小说 (361)
迟报的花信	——灯塔见闻 (425)
从生活出发.....	(437)
发扬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.....	(441)
故人情深	许南明 (449)

詹天佑

五幕八场话剧

人 物

詹天佑——京张铁路总工程师。

邝孙谋——京张铁路工程师。

徐士远——京张铁路工程师。

方鸿志——京张铁路工程师。

焦 洪——京张铁路工人。

田老爹——八达岭农民。

春 生——田老爹之孙，京张铁路工人。

栓儿爹——京张铁路工人。

栓儿娘——其妻。

京张铁路筑路工人及乡民若干人

男孩、女孩（尾声）

李明堂——福建水师“扬武”兵船帮带。

张 成——福建水师营务处督带兼“扬武”督船管带。

赵小弟——“扬武”兵船练童（见习水兵）。

夏茂财——“扬武”兵船水兵总头目。

“扬武”兵船信号官、轮机官、枪炮副、正副炮首、舵手及水兵若干人。

杨翠喜——女艺人。

老 李——杨的“跟包”。
大管事——天津“普乐园”后台大管事。
来 喜——“普乐园”杂役。
李鸿章——北洋总理大臣兼直隶总督。
吴子登——留美官学生监督。
胡燏棻——邮传部尚书。
梁敦彦——原为海关官员，后任度支部侍郎。
昌平州知州、延庆州知州、怀来县知县
梁敦彦亲随、胡府总管及戈什护兵若干人
胡府男女宾客若干人
金达（Kinder）——英国总工程师。
雨宫敬次郎——日本包商。

时间·地点

序 幕——1881年初秋。天津北洋总理衙门。
——1884年7月23日。福建水师“扬武”督船上。
第一幕——1894年初春。天津“普乐园”戏馆后台。
第二幕——1905年早春。八达岭前“六郎庙”内。
第三幕——1906年夏。北京邮传部尚书胡燏棻府邸。
第四幕——1908年暮春，青龙桥附近。
第五幕——1908年6月。京张铁路八达岭隧道工程指挥所门前。
尾 声——1909年10月。京张铁路南口车站外铁路旁。

序 幕

1881年初秋。

天津北洋总理衙门的花厅。铺陈简单，一派“威仪”中透出官场的俗气。上面是螺甸楠木茶几，上有大理石插屏、磁帽筒和西洋自鸣钟。两厢有几几四座，中间摆一把太师椅，椅旁置氤氲缕花奇兽金香炉，异香满室。壁间悬屏条、对联和中堂之类，都出自名家手笔，正中那幅中堂，两只猛虎纵跃于山石之间，迎风一啸，戾气逼人，题名“虎啸南山”。梁间悬一色四盏朱红轻纱宫灯。

幕开，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正接见刚从美国回来的官学生。李半躺半坐在太师椅上，吴子登陪坐在侧，右边下首坐着梁敦彦。主客问答有时，梁毕恭毕敬地应对着。

李鸿章 (对吴，不经意地)留学美国的官学生一共有多少啊？

吴子登 (抬身)回大人，一共是四批 120 人。

李鸿章 这次全都送回来了？

吴子登 是。

李鸿章 (低眉阁眼，向梁一颌首)说吧，说下去。

梁敦彦 (咳嗽一声，站起来，躬一躬腰，抑扬顿挫但颇有分寸地说下去)大人和曾文正公慧眼如炬，谋深虑远，首创风气，使生等有留学外洋，肄习西法的机会，生